

應山縣志

卷三

藝文

奏疏

應山縣志卷三十二

藝文

藝文者道德之華也如周程之闡聖學列傳之記典章李杜之言忠愛有關實用者載之此史例也邑志亦然非第摛採博雅爲一邑炫才華侈觀美計也否則班馬之藻采華於訓誥多矣邑人士置身青雲詩賦文章載試牘者膾炙人口矣焉用此邑志爲者應志如楊宋各奏疏關君國之休戚儒學城池各記關邑典之盛衰詩序諸作則如四賢韓公之忠孝程郝賢婦之節烈取鄉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藝文序

一

先輩著作而傳之亦由讀父書見手澤觀感較古作爲易餘則登臨嘯咏藻繪山川雖寄託遙深亦關風化而同事者誦之口筆之書邑志未能備載至於其書可傳其人未往雖名公巨作不敢遽登者言行相符橐筆以待遵遺制也

名臣奏疏

應邑峯巒峭削草木勁挺士生其間往往無依阿滑脂之態其致身通顯者率皆公忠端亮見事風生義形於色以直諫顯於時元獻之疏入閣也景文之疏三宄三

費也忠言讜論炳麟史冊矣若忠烈公擊璫一疏直誅
奸人之魄而奪之氣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書以志之毋
令陸宣公賈太傅獨蒙休聲焉

應山縣志

卷三十一

奏疏序

一一

入閣疏

宋狀元宰相 宋 庠

宋宋元獻公在政府時帝前與諸執政從容論及唐入閣儀退而上疏曰入閣乃有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東內高宗以後天子多 明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會則御之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天子坐朝須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止御紫宸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三

謂東西上閣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欲求入閣本意施於儀典須先立仗文德如天子止御紫宸即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爾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曰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爲入閣其後正衙立仗因而遂廢甚非禮也

請去三冗節三費疏

宋尙書 宋 祁

兵以食爲本食以貨爲資聖人一天下之具也今左藏無積年之鏹太倉無三歲之粟尙方冶銅匱而不發承平如此已自彫困良由取之旣殫用之無度也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財窮用褊而欲興師遠事誠無謀矣能去三冗節三費專備西北之屯可曠然高枕矣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爲國請斷自今僧道已受戒具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四

者姑如舊其餘悉罷還爲民可得耕夫織婦五十餘萬人一冗去矣天下廂軍不擇孱小厄弱而悉列之纔圖供役本不知兵又且月支廩糧歲費庫帛數口之家不能自庇多去而爲盜賊雖廣募之無益也其已在籍者請勿論其他悉驅之南畝又得力耕者數十萬人二冗去矣國家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爲額常以十二加之卽遷代罪謫隨取之而有今一官未闕羣起而逐之州縣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吏何得不苟進官何得不濫除請詔三班審官院內諸司流內銓明立限員以

爲定法其門廕流外貢舉等科實置選限稍務擇人□
有闕員計官補吏三冗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
無有虛日且百司供億至不可貲計彼皆以祝帝壽奉
先烈祈民福爲名臣愚以爲此主者爲欺盜之計爾陛
下事天地宗廟社稷百神犧牲玉帛使有司端委奉之
歲時薦之足以竦明德介多福矣何必希屑屑之報哉
則一費節矣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添置官府衣
糧率三倍他處居大屋高廡不徭不役坐蠹齊民其尤
者也而又自募民財營建祠廟雖曰不費官帑然國與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五

民一也捨國取民其傷一焉請罷去之則二費節矣三
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
屯公用之設勞眾而饗賓也今大臣罷黜率叩恩除坐
靡邦用莫此爲甚請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得
建節度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三費節矣臣
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能躬服至
儉風示四方衣服起居無踰舊規後宮錦繡珠玉不得
妄費則天下響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搖師役可舉風行
電照飲馬西河蠹爾魁首在吾掌中矣

知定州時奏疏

宋 祁

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爲國門戶也且契丹搖尾五十年狼態獅心不能無動今垂涎鎮定三軍不戰則博深趙邢洺直擣其虛血吻婪進無所顧藉臣竊慮欲兵之彊莫如多穀與財欲士訓練莫如善擇將帥欲人樂鬪莫如賞重罰嚴欲賊顧望不敢前莫如使鎮重而定彊夫恥怯尙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然陛下少勵之不憂不戰以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鬪猶負無穀與財雖金城湯池其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六

勢必輕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積糧迺以陝西河東爲先河北爲後非策也西賊兵銳士寡不能深入河東天險彼憚爲寇若河北不然自薊直視勢同建瓴賦鼓而前如行筦衽故謀契丹者當先河北謀河北者舍鎮定無議矣臣願先入穀鎮定鎮定既充可入穀餘州列將在陝西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鎮定則鎮定重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雲奔飈馳抄後掠前馬之長也疆弩巨挺長槍利刀什伍相聯大呼薄戰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敵相攻必不深入窮追毆而去之及境則

止此不待馬而步可用矣臣請損馬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鬪健我能用步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體也自先帝以來爲一道帥專而兵不分故定堪其胸則鎮擣其脇勢自然耳今判而爲二其顯顯有害者屯砦山川要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脫叩營壘則彼此不相謀尙肯任此責耶請合鎮定爲一路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爲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權一而責有歸策之上也陛下當居安思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之殆矣河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七

東馬疆士習善馳突與鎮定若表裏然粟下并陘不百里入鎮定矣賊若深入以河東健馬佐鎮定兵掩其情若歸者萬出萬全此一奇也臣聞事切於用者不可以文陳臣所論件目繁碎要待刀筆吏委曲可曉臣已便俗言之輒別上擇將畜財一封乞下樞密院三司裁制之

大水求言疏

鄭獬

陛下側身思咎念有以消復之不知求忠言者將欲用之耶抑但舉故事耶觀前世之君因變易以求諫者甚眾及考其實則能用其言而載於行事者蓋亦鮮矣今詔發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韞以荐諸朝一日萬幾勢未能盡覽不過如平時下之中書密院至於無所行而後止如是則與前世之爲空言者等爾謂宜選官置屬掌所上章與兩府近臣從容講貫可則行之否則罷之有疑言則廣詢而決之羣臣得而眾事舉此應天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八

之實也天下之進言也甚難而上之受言也常忽願陛下采羣臣之章疏容而聽之史冊大書以爲某年大水詔求直言用某人之辭而求其事以出夫前世之爲空言者無令徒挂牆壁爲虛文而已

申明禮制疏 泰昌元年

楊漣

爲申明禮制以尊朝廷以肅人心以光聖治事臣等恭
遇聖明踐阼百度惟貞凡用人行政有當言者諸臣處
無諱之朝知無不言我皇上帝受之仁言無不聽臣
等惟有稽首受成快覩太平之盛原不必輕有瑣瀆仰
溷宸嚴惟是臣辦事禮科念禮爲四維之首所以辨上
下定民志於是焉在而總理綱領則莫要於尊朝廷矣
竊見二十年來上下否隔體統頹弛威嚴日成陵替幾
不復知有朝廷之尊若不及今申飭將來何所底止用

應山縣志

卷二十一

奏疏

九

敢撮其大要列爲數端稍佐邦禮之墜以維新政之綱
一曰正朝廷嚴肅之禮夫堂陛有體主嚴不主寬昔劉
章於外戚亂政之時李勉當干戈搶攘之會尙能彈治
喧譁肅清班列我朝禁衛森嚴著在令甲者豈不凜凜
日星偶因年來雞籌無唱雉扇希開防衛廢弛出入無
禁遂使皇城之內殿庭之前凡游閒無賴販夫乞兒莫
不摩肩掉臂於其間每遇午門朝見雜遝無章甚之班
行之中間人挨擠往往拜起未終喧譁如市如此景象
豈成法廷近輔臣新奉嚴諭肅清褻慢卽當責成該部

及巡視皇城錦衣侍衛等官查照憲典參稽近弊於一應出入跟隨人等嚴加整飭法在必行無徒文告如仍前違玩喧囂不成統體容臣等得據實指參痛加懲創其儀仗所設繖扇旌幢等項正先王所謂服物采章以照臨百官者急宜酌令改製以煥觀瞻至閒朝之法會典具載亦當時一舉行以防疏玩務令耳目改觀人心振聳其於新政不無小補矣一曰通君臣接見之禮夫祖宗遺制自御殿視朝而外有午朝御門之儀凡機宜要務與各部大臣委曲面商諮諏詳慎不特傳旨判可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十

否而已下至庶寮凡衙門有事者分管答應皆得咫尺天顏躬承揚搯所以人無不得效其忠事無不得要其妥先朝平臺召對不徒內閣輔臣卽各部尙書如蹇義夏原吉馬文升劉大夏等亦嘗屢蒙顧問備極繾綣甚有奏事移日跪不能起命近侍扶掖而興者世宗齋居西苑撰述諸臣不離左右手諭批答宛如家人父子總之君臣情禮最忌隔絕稍有隔絕卽開弊竇諸司職掌最宜宣問一有宣問卽便恪共今我皇上聰明天縱虔始勵精諸臣奏請御殿與行奉慰謝恩之禮雖聖躬小

有違和亦勉勤接見仰見泰交盛事同符聖祖不待臣等預爲申請矣而欣欣相告羣情尤願諸臣奏對之時懇恩間垂宣問如吏部則問其敘用幾人得用幾人務爲官而擇人無爲人而擇官事有不稱並坐舉主戶部則問其生財若何節用若何屯鹽考成之法無但虛有文章帑藏空虛之故更圖作何料理倘至有事無備何辭不展一籌至於遼東未靖疆事孔棘更當時詰兵部尙書責其調度方畧戰守機宜遼東何時可平邊臣何人足仗黃嘉善嘗自儿前稱悉心料理以寬先帝之憂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十一

今旣浹旬矣而覈實奏功安在毋得虛爲擔荷苟且延捱有負封疆竊妨賢路凡各衙門俱以喫緊事務不時一加詰問庶惰窳知儆職守無曠若臣等職在言路遭遇聖明自不必爲朱雲折檻之直栖楚碎首之忠倘有處置失宜輿情未愜者容臣等補牘之外間一出班面奏親奉處分庶幾上下交通血脈流暢 此尤新政之要圖也一曰昭人臣進退之禮夫進退貴於自決臣子之節也黜陟取自宸斷人主之權也自邇來章奏寢閣裁決稀聞凡舉世號爲大奸大貪與頑鈍無恥公論所

不容朝野所共棄者雖章滿公車安然不動或聞言之後奉身而退似屬見幾然其中亦有事體重大須憑勘處或贓私狼藉合當追究以先帝寬仁大度悉付之不較故有辛免黜幽之典而悻悻言歸偶寬斧鑕之條而揚揚故里黑白未分是非莫定卽臺省亦或有之是君子勇退之高反爲小人藏身之固矣至若先聲奪魄心悸勢寒知怒眾而冤多且抱頭而縮頸或服闋病痊而不來赴部坐待華遷或旬宣省方而徑自賦歸若無管攝該部之罰處愈寬將來之效尤無已諸如此類全非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十一

政體伏乞敕下部院凡大小臣工自今以後凡經彈劾者一一虛公覆奏如屬風聞誣指不妨昭雪若果有事迹可據罪狀可徵當依考功法分別議處輕則屏逐降調重則勘問追贓卽卿貳大僚與邊腹督撫等官亦當以國家之事權爲重臣子之體面爲輕宜處者處宜去者去幸毋槩從格套曲賜勉畱人但謂先帝有辦事之人當用而不用臣獨謂有竊位之人當舍而不舍夫用舍原自對立使不肖者得營窟以蒙面自安則賢者何能彈冠而連茹繼進此尤正邪消長之機治亂安危之

本也一曰申章疏入告之禮夫古來文章有體有要况於奏對尤貴疏明昔先臣戶部尙書韓文屬部郎李夢陽其疏草而屬之曰是弗可文文則覽弗省也是弗可冗冗則覽弗竟也此兩言者可以爲萬世章奏之式自先帝深宮靜處一槩封章多置高閣於是渺無顧忌掉弄筆鋒言一事而旁及他事言一人而攬入眾人不舉其姓名指其來歷或稱其地或稱其官射覆藏鬪捉風捕影若使先帝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所謂者原其本意祇在邸報之流傳而不思宸衷之採聽但求其含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十三

蓄而味長不務爲明白以易曉惟其語涉含糊人可更換於是巧者陰用其脫卸而頑者佯付之不知試問漢唐以來及我朝嘉隆而上有此等奏議否今皇上銳精圖治百官章疏盡入御覽伏乞申飭臣僚凡一應入告之文務在情辭曉暢言簡意盡卽如鋤奸斥佞只須槩括數端不必連篇累牘某人某事直截指摘各撫按勘報錢糧刑名等項亦須徑撮其大要以備省觀不得抄寫文移累累重複其撫按舉刻司道府縣等官有譽之廉能卓異而人不足以副其言有劾其貪酷萬狀而罰

又不足以蔽其罪是又當敕下部院定爲畫一之法使
舉刺有章勸懲不爽此皆章奏之體所宜申飭者夫先
帝之厭棄章疏也聽之若充耳委之若故紙不知積厭
成玩以至於人主之不見信則言者亦不爲無過也今
皇上方宏止輦之聽而臣子可無納約之忠此臣所拳
拳先爲皇上告而並爲羣臣告者也以上四款臣蒿目
疚心爲日久矣幸茲朝政聿新改觀易聽之日不避瑣
聒亟爲申請倘能俯采末議隨見施行將見禮達分定
內順外嚴之化未必不由於此若夫國家大典如冊立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十四

已奉有旨中外快覩盛事在卽大行皇帝皇后喪禮見
在逐節舉行其郊廟經筵等事容臣次第上聞至於臣
鄰在位有懷奸抱慝以爲聖天子新政之蠹者所謂見
無禮於君如鷹鷂之逐鳥雀是又臣之職也其何敢讓
焉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慎擇東宮近侍疏

泰昌元年

楊漣

爲元良之輔導爲急摯御之關係匪輕懇乞聖明慎擇近侍以成睿德事頃該臣循職掌以冊立繼禮卿上請蒙渙綸音擇日具儀中外聞之無不翹首歡呼極口讚揚謂先朝衆舌幾敝乃見成功今時片語甫宣遂定大本此朝廷宗社之福也龍飛御宇方錫極於太平麟趾紹休將庇民於弈世此亦臣民身家之福也指□間鶴禁宏開經筵肆啓凡慎簡官寮以資啓沃輔臣當此際而不仰體宸衷俯收民譽以達海內之望者非夫也度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十五

前後左右罔非正人矣抑臣猶有慮焉一日之間親士大夫者幾何時講幄一罷宮正巷伯實爲政矣是故古者諭教有法不惟重□丞輔弼之選尤擇及綴衣虎賁之流懼一傳之不勝眾咻也今縱詹坊得人而或禁近不擇竊恐貌祇勤於三接情終移於十寒方正之嚴憚何如使僻之狎昵造次之開陳何如讌閒之浸灌閑之以規矩準繩非哲人誰知違而道導之以戲豫馳驅在冲齡九易異於心知追歡聚樂之場於萬斯億乘間迎機之巧出鬼入神始猶置規爲瑱久則□水於

不見不聞惑乃易方易向何也情以物遷習與性成其所漸摩非朝夕之故也願陛下加意慎擇使忠直知禮義者周旋左右而無令猿巧狼戾者得以雜進耳臣際此大典宜備引師保之職侈談春華秋實之盛而惓惓以近侍爲言者以古者就傅於外庭後世尊養於深宮卑之無甚高論不欲先聲而後實也非直此也見秀萼而知陰生口盆水而職天寒機在防微事貴謀始甯被無感而慨之誚不願世有李文靖之名也如臣心可諒臣言可採乞陛下明斷施行天下萬世幸甚

劾內官崔文昇疏

泰昌元年

楊漣

爲發明聖躬違和之由敬陳保攝萬安之法以昭聖德以慰中外人心事臣觀尋常士庶人家主人偶有疾病二三親友猶必尋醫看視一醫無效急爲責逐更求端不忍以主人性命悞之庸醫而漠不痛心聽之造化而不爲設法何況臣子之於君父顧有所顧忌而不瀝血披心以告者我皇上纘承大統以來勵精圖政銳意勤民兼之禮儀過勞哀思過節以致小有違和原非有沈痼宿積之疾也乃本月十二日十三日諸臣再見天顏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十七

大覺丰神清減不似登極之時至十六日恭隨大臣宮門問安旋奉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諭諸臣各相驚駭謂登極之日共見天顏粹穆玉履安和卽或小有勞煩何以遽至於是及十七日大選有鄒內官同吏部尙書監打選官印子諸臣敬問聖安並問所以大不安之自乃知外廷所傳進御不節流言果如臣等理度絕不相干全是用藥差誤所致臣等恨不食用藥者之肉剖心以白流傳之誣猶以事出內廷不敢遽指庶幾聖躬漸近安和亦欲相安無說頃蒙天語兩夜未

睡米粥日食不多誰實誤皇上困頓至此臣乃不願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臣者傳聞爲內官崔文昇也文昇不知醫不宜以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爲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曉以皇上之日日萬幾瑩瑩哀痛精神不無耗費於法止宜清補文昇投何相反相伐之劑遂令聖體一旦動履艱難眠食俱困如此哉然則前日外傳流言曰興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以蓋其誤藥之奸與文昇之黨四出煽播以掩外廷攻摘文昇之口耳旣益聖

躬之疾又損聖德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第有年不聞誤用一藥皇上初用文昇一劑便泄補倒置如此有心之誤耶無心之誤耶有心則齎粉不足贖或其無心一誤豈堪再誤皇上奈何尙置賊臣於肘腋間哉社稷有靈臣民共祝天心效順定卽勿藥然而藥不可廢亦不可不慎也臣謂皇上睡少食少此不是大小諸臣甘食安枕之時閣部大臣恪宜尋諸臣中有知醫者日於宮門前齋心候問同欽召御醫細細講求藥餌多方斟酌封付忠慎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

於文昇者懇發司禮監究問處分傳示中外使知聖躬
不完全是用藥之誤以解道路紛紛之口並請皇上暫
輟機務沈心習靜但隨意隨時召皇長子同眾皇子承
顏導喜於前以發天性之真和或又擇一二通書史大
義內臣常在左右誦說古聖帝明王痛快可喜之事以
清宸聽以醒脾神如此耳目清肅精神悅闔旬日之間
勿藥之慶定自天保定之矣惟皇上採納又臣前署事
禮科接得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鄭養性一揭爲懇乞
天恩收回封后成命一事此一事也祖宗典制難干聖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十九

明當已有裁決第婦人女子愚不知禮妄不安分臣慮
假借之端尙在希覬之念不止請爲皇上一開明其心
令自息其妄念可乎夫無上尊稱告播中外必有其名
如養性所稱爲封者尊之以嫡母乎則於大行皇后有
礙尊之以生母乎則於本生皇太后有礙或以往日之
恩當酬耶今日之情難已耶當年主鬯未定實不聞有
調護之深心而此時長君踐阼儘無須於沾沾承奉之
虛文矣總之皇后非可以輕乞恩之名天子無可以輕
白卑之禮宮嬪無可以妄自尊之事試思聖母慈仁配

天育聖辛苦勞劬垂四十春秋我皇上孝思無極止能崇上皇太后二字之追尊如貴妃當年今日舊眷新恩已是隆厚無涯奈何又多生此必不可萌之妄念哉故鄭養性前日之請收成命正所以善安其姑在皇貴妃今後養老別宮省心回念凡朝見必須啓請侍御無相攙越更所以善安其分善保全先帝之明德於有終與殊恩於無已也若我皇上垂念前朝寵貴舊人止當天海無所不包荒雨露無所不霑渥而名分自嚴僭踰難啟亦願詔旨無輕發閣中徒滋中外臣民之惑則宗社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二十

幸甚臣愚不知顧忌要以愛皇上保民保社稷之身並愛及子孫萬世相守之禮而已他非臣所能知也奉聖旨這所奏朕冊鄭貴妃進封皇太后係先帝遺命昨因右都督鄭養性疏請辭封今已輟止不行外廷無再瀆擾御醫房提督崔文昇已有旨了皇長子擇用端人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乞早清宮禁疏

泰昌元年

楊漣

爲登極在卽中外仰瞻乞早清宮禁以正分位事自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願陛下卽日登極用愜輿情而遲迴慎重必待諏吉者固以祀告郊廟未行大禮不容草率尤爲深宮中有先朝選侍欲儼然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懷專擅之實大小臣工心竊疑之不敢以宗廟神靈所託重之身輕付之不可倚信之手故力請陛下暫居慈慶宮者實有鑒於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擇別宮而遷之然後奉駕還正乾清此臣等之私願忠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二十一

於陛下之深心也祖宗之社稷爲重宮幃之恩寵爲輕九卿科道既有公疏臺臣復有專疏有分疏異言法言懇懇侃侃總爲陛下正位乾清宮而發選侍智人也所以必欲別宮之故亦旣穩聞之矣今臣等靜俟五日矣登極已定明日矣天子旣登大寶豈有還偏處東宮之理而怙恃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逼處於其間種種情形實爲非分非法且又奉有移宮明旨若仍復借擇吉耽延豈眞欲中外之共主長遜避一宮嬪乎人言紛紛且謂令李進忠劉遜魏進忠等擅開寶庫盜取珍藏豈必

欲盡先朝之有而後出宮乎抑指借皇貴妃名色遂目無幼主乎貴妃虛名耳冊立雖係先帝遺命開恩尙在今上新綸況以今日天地神人共主卽皇祖與先帝之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列兩宮聖母若在召對之間亦必加以皇帝尊稱選侍何人非嫡母非生母敢妄恃舊恩曰我貴妃我哥兒此孺子作此大不敬語天下其孰能平之夫禮有當以義斷者分有難以情奪者祖宗典章二百年來相傳天子居正之宮又孰得遷就宮媵聽其悍然頑然敢抗明旨以據之臣謂陛下避居慈慶六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二十一

日已是恩遇選侍有禮漸再不可長矣仁再不可過矣謂宜敕令選侍之內使如李進忠劉遜等諸人傳知內廷但恪遵天語卽是吉祥不必藉口擇日立著移入一號殿養老自便是爲守禮安分猶可望陛下之恩禮或當自後倍加若李進忠劉遜等定當思三朝豢養凜凜焉知所以效忠於先帝之子孫無謂陛下冲齡上方三尺劔么磨頭顱卽不足畏也至於閣部大臣旣當鼎軸並宜矢公責成兩朝任用內使中老成忠直者傾以血誠開之報主今日侍起居一切聲色玩好俱不許雜陳

於前庶幾志氣清明精神強固萬年有道之長實基於此蓋以先帝聖明同符堯舜祇因前日鄭貴妃亦以保護爲名不離乾清左右雖天啟先帝聖聰隨卽謝遣而病體之所以沈痼醫藥之所以亂投人言藉藉至今抱恨談虎色變臣等安得不爲寒心遠慮故此一移宮事臣言之在今日陛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泄再爲姑聽之說亦當在今日以無負先帝憑几輔陛下要緊之託夫亦惟燕寢之處安而後陛下之身安諸臣擁護之責亦必如是始可卽安不然但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二十二

直駕前奔走清道辟人而根本之地尙未安頓清楚則緹騎侍衛原不乏人亦何取諸大臣僕僕牛馬走其間哉臣待罪諫垣茫無短長祇以論劾奸醫崔文昇深防各封凌逼之漸三蒙先帝召對得隨大臣後與聞顧命此誠千古殊遭雖捐糜頂踵不足以報先帝之知昨者銀幣之賜尤同諸大臣特荷恩施君父頒賚義宜祇承而中間拜命之餘感愧交集不容不特申諸臣善後之請以效涓埃萬一之報總之臣一念癡愚過慮止知愛陛下之正始必不可少遜避之名位計社稷之安危必

不可不杜防於微漸且並以成先帝之寵嬪於禮順心安也若有不思尊天子而曲徇怙寵之宮人泄泄作一日之悅從萬一大費後來之收拾此無禮於君之徒九廟之靈必立殛之矣臣悲憤填集握筆泣流不勝哀懇待命之至奉聖旨移宮有旨了該部知道

敬述移宮始末疏

泰昌元年

楊漣

爲敬述移宮始末仰質聖明以昭中外以定人心事前
月李選侍移宮一節避至尊之宸嚴還相安之分位此
亦宮侍本等事耳但當時所以移宮其始末情形惟護
駕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也外廷未必盡知之中外
臣民則盡不知矣夫在中之真情景未著則在外之間
猜度轉訛及今不一昭明將醞釀今日之疑端或浸成
他時之實錄是亦當事諸臣含濡不言之過矣臣偶以
侍從小臣屢蒙先帝召見又叨皇上眷顧常入扈從目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二十五

擊當日情形亦且身在事內再四思維何敢噤不一語
請與中外直述其光景可乎每憶先帝憑几之言畱神
國事間亦於選侍鍾情而畢竟再四丁甯則曰輔皇上
要緊當時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皇上
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臣更不勝忿
激杞憂以我朝家法甚嚴且召對外臣內廷更宜何如
嚴肅况先帝動念壽宮君臣正相引痛之時而忍於要
挾求封作此悍然舉動似非知有顧惜忌憚者萬一事
權到手豈僅僅一名封足了其稱制垂簾之意乎哉臣

是以心口相問憂來無端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
迨九月初一日子夜先帝又急召諸臣臣從諸臣甫至
宮門而龍馭上賓矣痛哉是時諸臣謂先帝昨日几前
殊於諸臣戀戀今茲夜半急宣當有未盡深語而已不
可問矣此時主君爲重宜急入請見一見即呼萬歲以
慰人心而守乾清宮內使乃有持挺不容閣部大臣入
者臣冒死忿詈謂先帝宣召諸臣今已宴駕皇長子少
未知安否汝等與宮人閉宮堅阻不容顧命大臣應召
請見意欲何爲此初一日卯刻入宮之光景也諸臣扳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二十六

望遺弓呼號甫畢恭請見皇上於寢門拜呼萬歲天語
答以不敢當者三諸臣懇捧龍軒至文華殿行嵩呼叩
頭禮已而大小臣民共祈皇上即日登極諸大臣以儀
注未備表箋未上太平正始不宜草率張皇皇上斷以
含殮未完祀告未行傳諭從容卜吉而中外諸臣皇皇
猶深以本日不登極爲危者蓋先帝變出倉卒上無聖
母之憑依中無皇后之慰藉而在旁之蟠結窺伺誰爲
可恃以故中外洶洶共有過慮當時臣實妄言今日之
事止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極之登與不登此初一日

辰刻之光景也是時諸臣又議皇上宜歸何宮有謂卽當責成選侍託以皇上者臣思想先帝要緊語意又思想前日輓入推出景象又習聞其上有深相交結之寵貴下有認爲皇親之黨與中心不敢應承但云從來冲齡天子不宜託之素無恩與德之少年婦人耳且選侍如可託皇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離而不得如不可託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強之就而亦不可得乃聖駕果徑就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光景也御極之期既定於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公疏御史左光斗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二十七

有移宮之專疏蓋皇上一正位九五決無避宮人復返青宮之理而斷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五日猶抗不奉旨而期且迫矣臣是以有正名位參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宮旣不得不移移自不得不速新天子舊宮嬪自有定分亦各有定宮卽欲加恩李選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且避至尊安本分爲選侍自處計亦不可謂不遠且深長不然當繼述相傳之初李進忠等乃敢以色天積蠹猶挾舊宮嬪踞天子之宮以抗冲年之新主俾登極之後返青宮非理歸乾清未使乘乾伊始遲回於

託處之安是尙成其爲體統正而朝廷尊也乎哉此初五日午刻臣從諸臣於慈慶宮前憤爭移宮之光景也至本日移宮後臣隨向諸大臣謂移宮自□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妥大臣於此當密有調停卽本日緝獲罪璫亦只宜殲厥渠魁無過深求株引此又以令反側子各相安也大抵主上冲齡方其宸居未淨先帝社稷之付託爲重則平時之寵愛爲輕及共宸居已安旣盡臣子防微之忠卽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言猶在耳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二十八

也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嗟夫保護聖躬肅清宮禁三公大老饒有主持且亦臣子尋常事臣又不過從傍與聞未議俱不足言不欲言亦不必言乃再拾陳語瑣瑣言之豈得已乎哉豈得已乎哉移宮之宜速臣等一時之過計私憂止見皇上之當尊乾清宮之當淨絕不見宮嬪之有可徇亦絕不見移宮之有甚苦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捏稱選侍徒跣踉蹌絕食自裁並捏稱皇八妹失所至入井者或傳處罪璫過甚甚之有謂內外交通作成此事者使風聞憂時之士誤收

爲一時感慨歎惜之資而傳影傳聲之餘或伏作此日不明不白之案事有關係不但在臣臣安敢無言夫初一日出宮之議事在呼吸之間初五日移宮之爭事在公卿疏請之後懲前慮後迫自遠心九廟神靈監此熱血若夫緝拏罪璫等人譬如人家主人謝世羣僕相與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創懲此亦清蠹破叢之一道只在法司酌情法之平耳且亦於選侍恩禮何與乃至今日有以此過爲選侍惜者臣謂甯可使人今日惜選侍無甯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兜覽文書稱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二十九

制垂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蟠結之羣邪又或得以因緣多事於以保惜先年之寵愛則得矣而輔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反以此爲愉快也與哉况兩奉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曦鸞宮火復奉有選侍皇八妹俱無恙之旨乃知皇上雖念及孝和皇太后當年之哽咽仍念及於光宗先皇帝前日之歆歔海涵天蓋義盡仁昭已是善處宮闈恩禮之間矣臣區區一念之愚願與中外昭示者如此今當一陽來復之期又是天心泰轉之會倘蒙聖明察臣之愚赦臣之罪再採臣

之言更於皇四弟皇六妹七妹皇八妹時勤召見諭安而優念其弟妹或不妨曲及其母若李選侍者請白上裁再酌加恩數夫蓋尊愛先帝之愛子愛女耳當亦聖母之所共喜者並祈傳知閣部以服中外之心以完堯舜之美以杜傳訛之口臣愚萬幸天下萬幸奉聖旨這所奏移宮登極事不惟科臣親歷凡大小文武臣工所共知共見者極正極公極切極真覽奏甚愜朕衷著昭示中外以釋羣疑楊漣當日竭力憤爭志安社稷忠直可嘉其所奏諭安加恩朕知道了

劾本兵黃嘉善八大罪疏

天啓元年

楊漣

爲邊事敗壞已極罪樞誤國不休直剖罪狀以祈聖斷
事臣觀自古國家常以邊疆禍結因之海內騷然故王
者必嚴軍旅而統之大司馬以內贊廟謨外資籌畫無
事爲徹桑之謀有事爲戢焚之策及其不効則束手待
罪力求誅斥未有庸鄙陋劣如本兵黃嘉善者久歷邊
疆止用虛冒軟熟以至今官方其被命偃臥家園不肯
乞休人言叢指僉謂不死不活之人決無入主中樞之
理乃竟蒙面而入長安旣已受事邊腹皆其身上事况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三十一

遼左關係甚重豈宜悠忽當樞如度楊鎬之不能任經
略則宜請換度李如柏之不能任大將則宜請換不然
而度鎬柏之必敗則宜嚴戒甲兵以備應援而茫然無
主濶過半年與輔臣熱心封拜孟浪作馬上督戰之事
因至三路敗衄假非社稷有靈此時都城守備空無一
設試問長安一片地嘉善當收拾何所此其籌敵之不
審因之震驚宗社一大罪也邊疆俱沒是何等時大將
提兵重出是何等事而李如柏酒肉之徒儼然登壇一
入而邊城相繼陷矣乃拾邊塞之殘級遽然上首功以

欺神宗當時將擢用之人實誰主持倘非舉朝力爭而某某又敘功矣此其用將之非人以致重城失守二大罪也二帥既歸卽宜上疏力請正法而聽其見朝聽具上本佯爲不知者表裏爲奸盜鈴掩耳其意不過曰兩帥之罪正而馬上差人之罪併發耳蓋既欺神宗又欺先帝若非皇上英斷舉朝公憤而二帥且將然死灰驕白日矣從此邊臣更復何所顧忌此又嘉善之比周爲黨大罪三也僉募民兵所過州縣劫掠公行其赴通州就練者安家之外又索安家二年之外且許歸省夫此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三十一

兵既不援邊又不守城而主客分轄亦泛泛無著落夫結閭閻如愁怨費皇上如許金錢僅成清人河上之逍遙是何法紀制馭此爲撼搖邦本兒戲軍機大罪四也士兵各邊之調誠非得已而申明約束此本兵事乃各處逃兵僅逃之咫尺不遠都門明是犒賞之不時鼓勸之無法若使犒賞以時又力誅一二首逃將領以儆之豈其無忌至此而今逃兵且公然拒捕殺人矣譬之人家今日走一僕明日走一僕而家長不問恐主人有事無難掉臂而去之矣是嘉善之怠玩九邊取笑四方

大罪五也至於推升將領或視賄之多寡爲官之大小或視情面之大小爲官之冷熱兩年以來庸劣被參之債帥是錢神夜半之奧援而報國有心忠勇素著者反不得收其一臂之用是嘉善之大啟倖端日蠹邊事大罪六也先是楊應聘至京奉旨署印嘉善鬱鬱不得志及應聘病歿暗地自喜故祁光宗推已一年不聞一疏催其到任張鶴鳴命下累月亦不聞一疏速之來從事立心如此又安望其主持少司馬之公論乎是嘉善之媚嫉妨賢大罪七也最可厭者戀權不已託之守禮低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三十二

眉內閣仰息中官見人言難防則曰畏切責以逃之切責之謀旣窮又詭託□旨以掩之近又將借名顧命大臣希圖牢定腳根不動□班行首玷人或比之於象謂其昂然大物日但食□侍□好看而他事事可憎是嘉善之戀位怙權遺辱中樞大罪八也至於皇祖彌留之際召見閣部大臣嘉善親於御榻前奏曰邊事皇上放心臣雖不才不敢不竭力爲皇上分憂今旣兩月矣曾練一兵簡一將乎畫一謀乎邊疆之警報日聞而制勝設防者未見分憂之言在耳而所謂竭力者安在幾年

悞皇祖之疆場而又終之以面欺背棄嘉善亦有何面目以見皇祖之臣子乎哉嘉善之被論杜門屢矣當事大臣或以中樞無人或以攀人遮面每每徇禮擬旨慰留此於嘉善之揆取封廕得矣而不能幹旋安攘一事試問國家有限封疆能當得幾番敗壞乎有限之財賦能再得一起徵調十八萬乎能再當得一年加派八百萬乎而各邊武備懈弛內地民窮盜起不急圖改人更理又能當得本兵再僥倖乎今聖主維新邊事勅令會議督撫將士經略諸事而居中調度者猶令頑冥戀位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三十四

之人占住不休卽日更經更撫恐亦無益於成敗之數也故敢明目張膽列其罪狀伏乞皇上將臣疏及以前諸臣論列嘉善之疏一併勅下九卿科道會議皇上大奮乾斷輕則除削重則誅殛一面簡令別部大臣代署一面推兩部侍郎前來料理庶幾雷霆一震人情知奮邊事尙有可爲而在兵言兵亦微臣以忠先帝而報皇上之職分也奉聖旨邊事甚急本兵去留關係匪輕著九卿科道會議具奏

乞歸田里疏一天啟元年

楊漣

爲君恩太重臣分難勝引義自安仰祈聖鑒允歸田里以答清朝以全微尙事臣楚鄙豎儒荷蒙神宗皇帝拔置諫垣本年八月當先帝初登大寶陡膺危病之時臣痛念先帝毓德青宮憂危艱苦垂三十年乃一旦禍發於女戎不十日命危於奸豎宿毒蟠據於再世九鼎孤懸於一絲殆哉岌岌乎此臣子致命報國之秋也臣是以有發明聖體違和之自一疏自分妄言宮掖指斥陰邪禍當不測乃蒙先帝過垂採納特賜宣召以一介小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三十五

臣微主知於病榻委頓之時蒙特賜於末命彌留之日三生自咤爲奇逢千載亦誇其殊遇臣即畢命誓死粉身碎骨亦何足以酬天地之高深而報優渥於萬一也哉乃因前月備述移宮始末一疏復蒙皇上特諭謂臣言極公極正極真極切且有志安社稷忠直可嘉之褒夫移宮一事本末甚明加以聖諭諄諄備言宮闈凌逼之根因詳及恩禮篤厚之次第皇上之量同天海而孝隆唐虞既已昭揭千古矣乃微臣於此則有大不安者三臣發明移宮之故祇以疑關禁近事恐傳訛垂簾之

祕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嘖起不得不洗發一番使天下後世曉然知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危疑恩義之間而已乃旋荷綸綍之褒過邀忠直之譽使臣區區發揚主德之苦心反爲誇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當皇上繼離出震之時諸臣共有防微慮隱之意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羣臣嵩呼者部院大臣周嘉謨等也初出乾清宮羣璫擁蔽之日捧皇上之右手者英國公張惟賢也捧左手者閣臣劉一燝也臣不過從諸臣之後如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三老竭蹶呼號相應和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三十六

而已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慚卑末豈可掩人於朝仰藉清平何敢貪天爲力臣之不安二也以祖宗二百餘年之厚澤兼先帝三十餘日之深仁宮禁自就肅清社稷有何艱艱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爲言君幸有子不必心憂杞國之天臣獨何人乃言手捧虞淵之日受友朋之虛譽猶謂過情叨君父之寵嘉能無深愧臣之不安三也臣受皇上之恩最重最深而負不安之心又最真最篤臣今日引分自循可以仰報皇上俯全臣節者惟有決去一著而已夫以安社稷爲悅臣兒童

讀書時即知慕之而人臣立朝又豈有反以忠直爲諱者又况移宮始未了然在人耳目自有聖明之特知在臣亦有何愧怍有何疑沮而必欲求去也哉祇緣臣生來薄相蠢具直腸以賦命窮蹇處世骯髒之人而際兩朝知遇之隆被聖明獎諭之過人世之願望與書生之福力至於此極矣今日捧載錫之恩綸披上方之文綺賚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親友入教子孫以彰君寵以圖世報覺俯仰之皆寬對詩書而共快卽不幸身先犬馬填溝壑持此二字以報先帝於在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三十七

天見先臣於地下臣可以瞑目安寢且可以笑龍逢比干當年遭遇之窮矣若乃因循繫戀日復一日或不免借主眷以梯榮挾孤忠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向日憤爭謂何始奮鷹鷂之逐而終甘鴟鼠之嚇陰懷蠅蟻逐羶之情而陽附狗馬戀主之跡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豈皇上之所以畜臣也哉夫人臣之報主不同有以居官奉職爲報者有以辭官謝職爲報者使臣居官奉職一身之哉力幾何一事之治辦幾何若臣一去焉或者知止可以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一

身之去不過鴻毛而一念之所全不獨在已此又臣倦
倦去國之深衷所欲自効於陛下者也臣無病不敢以
病請皇上不罪臣臣不敢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跡
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同無機無忌之
山農野叟歌咏堯天舜日於無窮而已除臣本科印信
封付在科聽臣同官題請署管外臣齎本赴文華殿叩
頭畢移出城外候旨伏乞聖明鑒臣之愚赦臣之罪放
歸田里臣無任戰慄感激待命之至奉聖旨人臣隨分
盡職何必過爲引避楊漣著照舊供職無得輕率自遂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三十八

該部知道

乞歸田里疏二

天啓元年

楊 漣

爲恭謝天恩寬宥瀆陳福薄災生終懇聖明允放歸田
事臣本月十九日奏有君恩太重臣分難勝引義自安
乞歸田里一疏即於文華殿門叩頭出城候旨自分職
守擅離無辭斧鉞束身荒寺恭候處分今奉聖旨人臣
隨分盡職何必過爲引避楊漣著照舊供職無得輕率
自遂該部知道欽此自天有命霜嚴其實春溫無地措
躬袞披更深鉞凜何敢冒昧再有瀆干但臣前日拜疏
之時切念一介書生七品郎署戴兩朝之寵遇荷不世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三十九

之褒嘉廿稟清朝愬言歸里龍顏日表知再覩以何時
天澤春暉恐得報其無自深惟古人禁闥愛君之念俯
思臣子狗馬戀主之忱已不覺心淚俱枯形神欲絕及
出城之後同朝同官諸臣肩摩踵接相責謂臣受恩特
重無故引去非忠復有先朝忠直老臣執手大義勸勉
訟言先帝當日艱苦之狀感念皇上此時孤立之情彼
此流涕交頤哽咽無言以別而臣神情營魄竟恍然如
失矣再當夜氣清明忽其心口相商君父無逃之分彼
衰遲雪案尙思博一第以致身忠義不死之心即斥逐

天涯且冀得生還以圖報乃不老不病忍心忘新天子之殊恩竟若喪若狂無故效小丈夫之行徑觸忤師父之嗛呵招來朋友之責備宛轉生平之期許躊躇未報之恩知幾回酸楚幾回感痛幾回汗竦窗月照心循牀痛哭又不覺聲盡而繼之以血也逐爾精神恍惚牀屋若旋臣舊有怔忡之病陡發震焉如擣此真福過災生即欲服官無益臣向無病不敢虛以病欺今病矣又何敢不實以病告臣無病而請去安得有病而願留皇上以臣無病而責之留以臣有病而放之去則君臣始終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四十

之恩義等天海涵宥之高深矣伏乞聖明仍憐臣之愚赦臣之罪俯賜恩旨早放歸田縱麋鹿於山林覆犬馬以帷蓋倘得倖餘視息猶能與子孫祝賽聖恩於萬年也臣無任感戴惶仄待命之至奉聖旨楊漣既以病請該部酌議具覆

辭免太常恩命疏 一天啟三年

楊漣

爲君恩甚重臣福難勝冒死乞休以免曠官事臣猥以
草茅荷蒙作養三朝叨列諫垣殊慙尸位前年怔忡病
劇蒙恩赦放歸田一飯未敢忘君二豎交侵爲祟雖幸
視息猶存卻已鬚鬢半白矣本年四月接得邸報蒙聖
恩起臣禮科都給事中聞命自天感恩無地苦舊疴之
未復懼新任之難勝方於七月內拜疏告致何知疏方
在途未及上達而新命已下再擢今銜切念臣粗知君
臣大義敢懷規避私心未入除書原不萌嗜進之念再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四十一

臨君命實自激效忠之思况國家多事之時豈臣子愛
身之日無奈心與身違病忽時會造物格人仕路臣亦
無如命何爲此冒昧顛天懇請休致伏乞聖恩憐准自
此以往之年皆天地再生之賜矣臣不勝悚惶待命之
至爲此具本專令義男楊裕齋捧謹具奏聞奉聖旨楊
漣著遵旨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辭免太常恩命疏二

天啟三年

楊漣

爲宿疾未痊人言偶及新恩難赴懇乞聖明俯容休致以安愚分事臣本庸才智力淺短邀時之福塵黍柘垣碌碌負官無與臣比臣於庚申之歲因病乞歸自分得爲太平之民力田奉母於心滿分足矣天慈濫被起補禮科復除太常清秩狗馬病軀不堪驅策仍具疏陳情奉聖旨楊漣著即前來供職不准辭臣扶掖望闕叩頭謝恩外隨有部咨催臣赴任前病未痊即擬再申前請因念內察在邇當靜俟幽黜不敢煩瀆天聽今計典告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四十一

竣罪戾如臣復逃幽黜義當束裝就道矢竭忠貞仰報高厚於萬一方小人祿薄命蹇舊病日益纏延臣繼母宋氏年七十有四素弱多病氣息奄奄不能離臣朝夕臣雖年初逾艾而蒲柳早衰鬚髮半白杜門山居藥不離口母子二人更相爲命况止足之分臣所宜守古人有言德未爲眾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眾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臣既無德可稱又無功可紀偃卧田里肩非次之榮循省懷慙辱恩是懼且有人言侵及不敢瑣瑣瀆辯仰煩天聽今九列濟濟

鷺充庭去臣一人如鄧林飄一葉耳是以萬不得已哀
懇聖恩勅下該部察臣病苦真情別無規避容令致仕
卽母子相保得盡天年犬馬銜結期之世世矣

止內批屢降疏

大啟四年

楊 漣

爲內批屢降空國形成謹昧死上言懇乞聖明慎操威福以存國體以愛人材以維宗社事竊惟生殺予奪帝王御世之大權也是非可否士君子持身之大義也權之所在人主可以行令義之所在匹夫可以行意是故書曰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記曰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言帝王不可以意爲喜怒也況乎喜怒不出於一人之意而左右近習各以其意自爲喜怒哉東廠太監魏忠賢怙勢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四十四

作威朋奸亂政四年於茲先是滿朝大小臣工交章請劍皇上不卽震怒貸以不死且爲之杖御史林汝翥矣且爲之殺屯郎萬燦矣廷臣方欲赴闕叩闈以求聖心轉悟伏念齒馬投鼠事不可磯隱忍包含冀其悔禍數月以來寂然靜聽而忠賢亦稍斂戢閣中傳宣漸稀方幸其洗腸滌胃改過自新詎意包藏禍心乘間報復借覆山西巡撫一事大發難端降吏科都魏大中矣文選員外夏嘉遇矣吏部尙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上疏自劾勒令回籍矣併降升救科臣沈惟炳矣又降升

救科臣許譽卿矣數月之間內降斜封層見疊出問之閣臣閣臣不知也甚至旨下而閣臣猶然不知也且公然大言於眾曰不知何妨也是何忠賢大膽如此極哉彼不過託言聖怒云耳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法度者祖宗之法度也皇上亦在祖宗法度之中即欲私喜一人私怒一人不可得奈何皇上不自爲喜怒以忠賢之喜怒爲喜怒哉忠賢又不自爲喜怒以外廷之恩怨爲喜怒哉從此絲綸不必設閣臣黜降不必設部曹是非不必設臺諫止憑忠賢一手躬定太平而附忠賢者不

應山縣志

卷三十一

奏疏

四十五

得志於清議日借助於忠賢日夜圖謀暗進百官之圖明註黨人之籍又爲之激怒曰某某將不利於伊也此輩好名多捨不得官更捨不得死不降不怕不杖不止來一箇處一箇再打幾箇管取無人敢一開口忠賢膽悸心驚認以爲真遂寶其言以爲聖書不問世間何者爲善但與我善者即是善人不問世間何者爲惡但與我惡者即是惡人朝取一人焉而逐之暮取一人焉而逐之始猶小臣漸及大臣矣始猶斥逐漸及殺戮矣祇知快私人之忿怒不顧損皇上之盛名祇知恣一己之

凶橫不顧剝宗社之元氣臣恐祖宗一百餘年培養之人材不堪忠賢一朝之芟刈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不當忠賢一朝之斷送也忠賢又動稱皇上法世廟初政以恐嚇士大夫世廟躬攬乾綱首定大禮其所議之禮政宗廟朝廷之禮也羣臣爭執聖心仁孝具在明倫大典一書而當年盡罷各鎮守終世廟之朝絕無內官干預政事而嚴氏父子專擅終不能保其身皇上若夢寐肅皇帝則忠賢之頭顱正不知安頓何地乃欲皇上以嗜殺爲法祖是何敢於欺皇上並誣肅皇帝也此非忠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四十六

賢之言耶從來小人誤人家國必先比附中官中官專權亂政必先驅逐言官擯除大臣驅除擯逐必先借徑內批借徑內批必先挑激聖怒挑激聖怒必曰朋謀結黨及天下公論不服人主往往代爲分過曰親裁曰獨攬又援引前代之異事而同名者以箝制天下人之口自古及今如出一轍蓋用忠賢者誤忠賢而忠賢誤皇上也即如本朝王振汪直劉瑾輩其所口銜者何嘗不曰聖怒不曰結黨而壞英宗武宗今名者即此三逆豎也而宋之司馬光范仲淹程頤朱熹等豈非當時皆誣

以黨人者哉後世之公論何如也當我神宗時攻張居正者指爲黨其後攻王錫爵申時行者亦指爲黨先臣魏允貞亦其一也甚而先帝在東朝且有以爭冊立爲黨者夫不黨先帝將黨何人乎今之致位公卿者非其本身卽其子孫大抵皆當日號爲黨人者也若使當日無忠義諸臣黨護先帝於心危患深之時但畏禍占風比同三一並封之奸相陛下安得有今日乎然則黨人之名亦何負於國惟奸人借之以欺主空善類耳朱熹有言宰相當以分別賢否忠奸爲己任合天下之人以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四十七

成天下之事不惟不疾君子之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臣讀書至此未嘗不歎息而流涕也今之善黨者不黨權閹則黨權相耳彼其噓氣成雷舉足撼岳觸必碎而犯必焦故人樂黨之若夫從宗社立心從君父起見癡愚冷落迂腐拘攣人皆指爲怪物曾無蜉蝣蟻子之援可用立於根本之地未啟口而先陷胸逐秋風而捲敗葉此固天下至孤而可憐人也而橫以黨目之乎然則必舉朝盡黨忠賢而後謂之不黨乎今日之事在南星幸

不爲尹明攀龍幸不爲王越大忠等幸不爲戴縉獨惜當汪直時除商璐外劉翊獨能面斥王越曰汪直行事若公道朝廷署公卿大夫欲何爲翊非其人也猶能爲此言由今觀之翊亦不可及也嗟乎直道難容清修不免憲臣不許持憲禮官不敢言禮兵垣不敢言兵職方不許言將忠諫謂之瀆擾深計謂之疑猜公正發憤謂之朋黨此自叔季所不宜有之事而疊見之聖明之世臣實痛之臣備員九列待罪風紀附意順旨陷主不義辱職負官莫此爲甚謹冒死上言伏乞皇上留神省覽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四十八

法祖宗之懿美全堯舜之令名以稟擬還內閣以黜降還部曹以是非還臺諫即貸忠賢以不死乞嚴加戒諭令其小心謹慎保全恩寵長守富貴毋代人操刃擅作威福自取罪殃并戒附忠賢者倚冰易敗鑄錯不成棄灰之罰將自及崖州之路勿自開臣雖以愚戇獲罪亦所以忠皇上而報二祖十宗之職分也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天啟四年

爲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
聖恩大干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賜究問以早救宗社
事臣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今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其
在內廷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
以循謹奉法爲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
恣縱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至今豈意
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
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四十九

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爲威劫無敢指名口參臣
實痛之臣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爲
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臣自負忠直
初心并負風紀職掌負皇上起臣田間特恩他日何面
目以見先帝於在天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
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資入
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
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
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

爲小忠小信以倖恩既乃敢爲太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眞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僞誰爲辯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讜曠政事之堂幾成鬩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鬱嘆悶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五十

燝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逐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於翦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三也先帝強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於護黨氣歐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仇於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

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於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淮交構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於柔媚善附之人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字竊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五十一

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借用爲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鄮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今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年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狀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

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屬其私比捏倡無喜矯旨勒今自盡不今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今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爲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呈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五十一

大罪十也至於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於仇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畧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復肯爲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奢今日

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築愁築怨飲恨吞聲又不止於瑩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廕錦衣明日廕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瞻粗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攀陷皇親也其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五十三

攀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久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奎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脈託言開鑛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鑛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先結於璧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

將無怨恫太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縣監謗之令於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陞敘致士樸卒困頓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於冠紳矣北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於以彰忠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五十四

賢之威燄得矣而國脈則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翳日之手於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褻王言幾成解訓無論玩弄言官於股掌而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安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傅應星爲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爲之鼓舌搖唇傅繼教爲之投匭打網片語違權則駕帖立下如

近日之拏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會閣知不理閣揀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不已勢不至興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遼東未盡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兵逼城下忠賢固爲迎敵首功之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甯縣新城誠可作眉塢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五十五

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漼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於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改駕

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口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想只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象乎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馳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聖恩寬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真有此事奈何養虎兇於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五十六

肘腋間乎此又寸鬻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與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於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依託門牆或密結居停或投誠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

□戾而遮飾其回袞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卽章奏之上反覺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一切票擬必忠賢旣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意旨於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五十七

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尙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益愍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益孤及今不爲早治臣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託聖躬之安危何所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棘手膽橫已不能爲下意棘必不肯容人即普天共戴之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

權心而不犯其所忌臣又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差池臣即欲以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麼小豎合內外大小俱坐針氈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臣在兵科時曾參及進忠名在御前蓋實有見於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嚮邇不意聖明斷之不蚤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其隨侍舊人客氏又從旁巧爲營解不即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爲皇上策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五十八

言及政事上即日斥遣隨諭羣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况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皇上下大奮雷霆將忠賢面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勲戚勅法司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夫人客氏亦并勅令居外

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毒宮中其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并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徑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誤皇上堯舜之令名卽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少酬死且不憾惟皇上鑒臣一點血誠卽賜施行

楊忠烈公卹典疏

工科署科事左給事中臣沈惟炳題□忠烈已簡帝心而苦楚尙未悉著卹典已從優厚□□被微有未平謹表其忠諫之隱情身家之奇禍仰□□恩以作臣忠事皇上誅逆表忠首矜楚阨而猶注念□漣前後諸臣之請贈廕祭葬恩數已備臣復何言但□上第知其冤慘之概即臣同官瞿式耜亦第言其居□之清白而生前報主一念與身後阨苦諸情尙未盡徹□聽臣與漣實至戚又共事先朝知其事甚悉而又傲□後死得覲重光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六十

臣如不言誰當言者方給事兵科時□光廟大漸之會鑒其忠直召隨閣部大臣後入受顧命漣以爲小臣受遺異數也矢心圖報已自異於恒情□扳龍髯弗逮而篤事熹宗急詣移宮並停封后即舉□之疑內璫之怒弗避焉以爲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耳誰知事甫定而居功之謗隨來漣實無居功之心故不屑與辯第脫然請病以謝妒者歸里三年將母教子斯亦鴻飛冥冥弋人何算之致矣然猶念不忘君隱憂未釋也每聞魏忠賢播弄橫肆諸不法狀往往感慨發憤二不一面先帝碎

首密陳以戢其惡後聞報起補禮都即話子女於□□友誓於此行以身許國何圖拜命未久旋轉常少□□鬱不樂也及歷僉院副院見先帝漸成受制家奴之□而臣隣友繁有附璫之從遂憤激草疏以二十四罪入告妄意於朝期面奏出疾雷不及掩耳之計以倖中博浪之椎豈料繕疏甫竟而次日免朝欲宿留以待面則又慮洩機之害成也乃不得不拜疏封進矣聞疏入後忠賢亦惴惴懼禍泣訴御前使當時無客氏幹旋於內魏廣微等指畫於外此日即清君側之惡亦未可知無

奈客魏通謀而忠賢又固寵如故也則漣禍成於此矣時則忠賢辭廠之疏先下備極溫慰而次乃下漣疏切責不少寬焉自是省臺卿寺借劍同聲宮詹史館執簡□後竟不能拙逆璫之萬一而反激虎威朱國弼削爵矣萬憬弊廷杖矣□又誓不俱生恒於神裡補牘以何對仗忠賢聞之而阻□三朝□華稀御至四朝乃出則皇極門上弓劍倍於往時宦侍班中指顧兇於平日若非左班諸臣拉連□□奏恐甘露之變即在日前此時無問滿朝巨子且不知□先帝何地矣廣□極恨□

生宰相一語串同客魏借力助殺日圖所以中漣者而後得會推豕臣之隙削奪遣歸喉言官論列無虛日旋誣汪文言以招賊而乙丑夏逮繫矣猶記被逮時拜別病母於臥榻前不管妻兒之痛哭大笑出門義不反顧自應山抵德安府城黃童白叟遮道送迎俚婦傭工盆香涕泣爭議忠臣之面共祝生還之期逮夫囚服入城觀者如堵士紳灰讀書立名之志鄖城皆罷市挈竿之徒人心共激將欲殺緹騎而奪之漣聞而強步上城叩首誓眾徧繞街衢曉以忠逆之辨乃幸解散眾怒開旨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六十一

就繫輿櫬偕行自分必死路經河南一帶奔擁景象所過皆然逮至則田爾耕許顯純已受指使辱詈之極至不比於平民榜掠之苦更不以爲性命借追賊以用極刑禁飲食而限死刻比其死也屍挖出穴蛆鑽滿身自頂至踵無一寸皮肉相黏斷指披鬚幾不識本來真相浮脹至不成殮臭爛過者掩鼻遐想此狀百念可灰又何必讀聖賢之書明忠孝之節爲國家出死力哉殺身未已也又檄下撫按窮追未完之賊斬草除根固其本念也連砥節一生家無蓄積田地宅舍器物衣飾及兒

姓之產業僕婢之價值總控大官變賣尚不及八九千金朋友親戚暗中義助者數千金知府李行至設簿募化得數百金知縣夏之彥計無復之又捐產代納者千餘金始得一萬六千兩解部以應星火之追而免諸兒於死尙欠三千餘贓算計已窮必無取辦矣之彥揣楊氏諸孤勢必不能全活乃以清慎無雙應候行取之邑令而甘心一割勉就府同此際情景又安知有今日哉向非李知府夏知縣多方湊處極力護持哀此藐孤即不追死亦應餓死矣彼時乃瓦尺椽盡歸他姓棺無停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六十三

處暴露荒郊老母寄住城樓寡妻借居茅屋諸子流離星散各糊其口於外戚諸家倘不得皇上欽卹五百贖還小房移櫬其內尚存其餘以爲母妻子女度日之資則今凍餓而死尙忍言哉癡心報國乃先殺身漣卽甘之如飴而朝廷待顧命大臣是何非薄如此查先臣楊繼盛亦以忠諫被戮旋拜聖恩以主事贈太僕少卿凡加四級子皆全廕卽近年同禍諸臣亦有以七品贈四品者漣皆討逆獨先受禍更慘乃止得贈一級而左副都贈右都御史又似由內轉外卽生者得此亦覺籍淡

淡無色況死忠之臣乎凡京官三品以上尋常死者亦贈一級予祭一壇此成例也漣死於忠烈其苦楚又當別論況其生死行徑全與楊忠愍相類而卹典之加遠不逮忠愍近更不逮同難諸臣亦可哀也伏乞皇上照例全卹其贈蔭祭葬議諡建祠併視楊繼盛一體焉卽空名所加不能起九原之骨而殊恩所被猶足勸効忠之臣萬代瞻仰在此舉矣事緒引長短疏難悉字稍逾額伏乞聖恩寬宥崇禎元年十月十九日具題本月二十六日奉旨楊漣忠憤所激首擊逆奸以致慘死深可

應山縣志

卷三十二

奏疏

六十四

憫惻前已贈卹覽奏職銜止加二級猶未盡顯忠之典所請贈蔭照楊繼盛例該部還與議覆